

歷史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李 磷

門戶之「見」

在古代，無論公私、從上到下，大家都習慣在各自擁有業權的地塊邊界上築圍牆。圍牆修起來後，就必須造門，好讓人進出，所以門和圍牆是學生的建築系統。然此門非彼門，圍牆上的門是一座獨立完整的建築，有別於今天我們出入建築物或房屋、隨手開關的門扇。長城上的門叫「關」，是國防要塞，仿如國門，故有「閉關鎖國」一詞，山海關稱「天下第一關」，嘉峪關則號「天下第一雄關」，唐詩有名句「西出陽關無故人」、「春風不渡玉門關」；城牆上的門叫「城門」，如北京正陽門，南京中華門，蘇州盤門等；宮城上的門叫「宮門」，如北京皇城天安門、紫禁城午門；官署圍牆上的門俗稱「衙門」；寺院圍牆上的門叫「山門」；民居圍牆上的門叫「宅門」。

外，有乾清門、太和門、午門、端門、天安門、大清門（已毀）、正陽門（即前門）。

與城牆相連的關門、城門、宮門，均築有堅固密實、廣闊深厚的城台；門洞開在台的正、背兩面；台上設高樓，曰「門樓」，氣勢雄偉。據古建築專家傅熹年研究，唐長安城的南大門「明德門」東西寬約五十六米，南北進深約十八米，門上有體積相若的樓，門樓屋脊距地面約二十多米高，其壯觀場面令人為之神往。北京天安門則更宏大，台寬一百二十米，樓高近三十五米。



門禁重重。

與圍牆相連的門，就皇室、王府、衙署、寺院而言，一般採用闊度為三至五開間的殿堂式建築，隆屋重瓦，顯得格外莊嚴。至於民間建築，包括宗祠、第宅及園林，形式多樣，常見的有門廳、門道、門戶、門洞等幾種，闊度為一至三開間，或樸素文雅，或精雕細刻，各施各法。門廳是一座完整的建築；門道上有屋頂，左右有顯著的柱或突出的牆；門戶是在牆壁上開一個門洞，門楣上方以屋簷作裝飾；庭園門洞多不設門扇。老北京胡同有廣亮大門、蠻子門、如意門、垂花門、窄大門等；江南流行水磨青磚鏤花門；徽州常見牌坊式大門；園林的門洞有圓形、半月形、八角形、六角形、梅花形、海棠形、如意形、蓮瓣形、貝葉形、葫蘆形、銀錠形、瓶形等，可謂「五花八門」！

封建時代的大門，是屋主身份表現，朝廷對於門的闊窄、高矮、顏色、裝飾各項都有嚴格的等級規定，任何人不得逾越。如《大清會典事例》就親王府正門寫道：「廣五間，啟門三，均紅青油飾，每門金釘六十三顆。」歷來皇宮的門最華麗高級，可達九間之廣，丹紅色，每扇金釘九九八十一顆。民宅的門最狹小，僅一開間，而且不允許鑲門釘；清貧人家的門板多漆青、灰、黑或棕色，以示平凡；亦有商賈攀附權貴，漆紅門，彰富貴。故杜甫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去諷刺社會的不公。也正正因為大門的建築形制和裝飾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一個家庭的社會地位及經濟面貌，世俗人士聯婚時才有「門當戶對」的觀念。

門的拉手稱「門鉞」，它同時兼具叩門的功能。最有代表性的門鉞是「鋪首」，其狀為一

對銜環獸臉，多以銅製。傳說鋪首乃龍生九子之一的椒圖，椒圖性好閉，於是被安排留守家門。平安是我們對家居的基本要求，古人迷信鬼神，有在大門上貼門神驅鬼鎮妖的習慣，最受歡迎的門神是唐代開國功臣、大將軍秦瓊和尉遲恭，今天仍隨處可見。至於吉祥——這老百姓唯一的生活願望，就被直接書寫在大門兩側的門聯上，特別是過年寫揮春，已成為傳統，最通俗的春聯，莫過於「爆竹一聲辭舊，桃符萬象更新」，當然也少不了在家門前燃放鞭炮和掛上大紅燈籠。還有甚麼東西與門息息相關呢？人見人愛的石獅子是其一，它們雖為高級建築作看護，卻極少張牙舞爪。石抱鼓是其二，多現身於宗祠，表示族人考取了科舉功名。門檻是其三，原本它很普通，作用只是防止雨水從門外倒灌入屋內，後來人們引伸出種種詮釋，刻意增加它的高度，就變得特別。有說宗祠的高門檻，令人進門時為免絆倒，必須停止步伐，並小心翼翼，慢慢提起一隻腳，甚至彎一彎腰，才能順利跨過去，在無意之中向祖先行禮。影壁、屏風是其四，根據風水學說，門外的影壁、門內的屏風有擋煞的功效。風水還認為南陽北陰，而陽宅合理的格局應面南，從此正南就是中國建築大門的主要方向。大門又稱正門、前門，君子出入，必由前門，以示光明正大。

總而言之，門這種建築存在，不但對中國人的生活和文藝有廣泛、深刻的影響，而且上升至象徵國家政權的層次，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即以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為核心圖案，實不可等閒視之。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人文世相

王 璞

看房遊

地產低迷的時候，就會有一種看房遊，不久前我在北京參加過一回。

在從各種渠道得來的無數張看樓宣傳單中，我們挑中了這一張，原因是它上車地點離我家近，而且地產公司是有名的上市公司，而且，車程不太遠，傳單上說只要四十五分鐘。

至於該樓盤位於何處，價位如何，樓型怎樣，對我們來說皆為次要問題。因為在此微妙的房地產拐點期，我們是打定了主意不買房的。「除非……」我跟朋友對望着互相眨着眼睛，表示心照不宣：除非看到了奇跡。

此時我們已經抵達目的地，置身樓盤裡這座富麗堂皇的未來會所，等着賣樓小姐來帶我們去看樓。這地方確如宣傳單張所言，樓盤風景美麗，有山有水有樹，且有免費午餐招待，雖是快餐模式，但檔次不低，餐後還有任食的水果和飲料。這讓只是來體驗一下看房遊的我，不由得心生愧疚，認真研究售樓資料來。而那笑容燦爛的售樓小姐這時也趕到了，她氣喘吁吁的，說是剛才在跟一位客戶簽意向書。

我至少百分之五十相信她的話，因為剛剛載我們來的那輛二十二座看樓車的確有超員之憂，讓有預約的我們險些上不了車，工作人員讓沒有預約的一家三口看樓人士下車，他們卻堅決不肯挪窩，說他們這是第三次去看這樓了，打定了主意去簽約的。結果，辦事員只好以三百元汽油票的代價，把車上一對年輕男女請下了車，讓他們自駕車去看樓。

「那一家三口果然簽約了？」我問。

售樓小姐對此問題不予置評，卻笑容可掬地問我們：「請問兩位對哪一樓型有興趣呢？」

「我們想看看面積最小的別墅。」

「啊，那是我們最搶手的樓型，你們看，已經賣光了。」售樓小姐指着牆上的一張花花綠綠的圖表道，「只剩下大面積的了。而且還只剩下幾套了。」

「那……就看看大面積的吧。」朋友道。

我疑惑地望望她，我知道她一向對大別墅不感興趣。但她避開我的目光，大步流星地跟售樓小姐走了，而且湊在她身邊問個不休：花園有多大啦？地下室有多大啦？都是送的嗎？可不可以自建玻璃房啦？不可以。那麼涼棚呢？就好像她已經成了業主，立即就要在那裡搞裝修似的。

但我沒機會質疑她，因為此時我也跟她一樣進入了興奮狀態。好漂亮的一座別墅出現在了我們眼前！

我一進門就被那通高闊的客廳震呆了，裝修正是我夢想的那種簡約優雅的風格，飯客廳之間，選用一道古色古香的屏風隔斷，這位設計師簡直是我肚子裡的蛔蟲耶！再看這書房，多麼僻靜又多麼明亮；面對着這一簾幽綠，豬頭也會茅塞頓開靈感翻至了吧？再看地下室這一面大影屏，我坐在那沙發上簡直就站不起來了，多少年了，我一直期望有這麼個隔絕了現實的虛幻天地，讓我的神思跟着電影裡的人物在想像的天地遨遊，可朋友激動的聲音從頭頂上傳來了：「快來看這花園……」

接下來，輪到朋友對我的舉止不安了，因為我坐在花園涼傘下，跟售樓小姐質詢起付款方式問題，首付多少？一次性付款打幾折？尾款是不是收樓時才付？

朋友真的有點急了，甚至在桌子下狠狠踢了我一腳。她知道我有看了一次樓就簽約的前科，其後果是災難性的；而她，則自吹是資深看房遊人士，兩個月裡看了三次樓，次次全身而退。

當然，這一次我們的看房遊也無疾而終，「好險！」朋友在回程的車上抹着臉上的汗，低聲對我道，「是限購令救了你。還好你在內地已經買了一層樓。」她指的是剛才在對方就要拿出意向書時，她急中生智，提出限購令問題，令我得以免流勇退。

我道：「那你呢，你把電話留給了她，萬一她真找到沒有限樓令的樓，打電話給你，你怎麼辦？」

「再去看看囉。」她笑道。

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未必。

文藝天地

試筆

文：黃金月（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中五級）

家的溫暖

相信每個人總會有一段幸福、快樂和美好的回憶吧！回憶，不是一個畫面，而是一段時間，是令人印象最刻骨銘心、永世難忘的一段時間。

就個人而言，我認為我的一段家庭回憶是最佳的代表作。或許，有部份人認為金錢才是締造一個美好家庭的重要因素，不過，我卻不怎麼認同。即使不是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生長在一個平凡家庭也可以更能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跟婆婆在一起的時光是令我為最懷念，小時候，雙親外出工作，賺錢養家，所以他們都是把我交託予婆婆照顧。婆婆總是對我關懷備至，有時候我甚至覺得我倆的感情比父母的還要親！果然，與婆婆日夜相對，漸漸地，婆婆也成為我兒時最值得依賴的人選。

另外，婆婆那靈巧的雙手也能製造出各式各樣的美食，每逢過時過節，婆婆總是會親自下廚，製造不少應節食品。看着婆婆專心地製作點心，是我兒時的消閒節目之一。小時候，我以為煮食是很簡單，只要走進廚房十至十五分鐘，食物就會從鐵鍋、鐵鑊裡跑出來。所以，當時無知的我就不停地嚷着婆婆讓我試一試，原本還以為婆婆不會讓我入廚房，不過，婆婆卻露出和藹可親的笑容，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我的要求。這一刻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奇妙。還記得那一次是製作家鄉小吃——芋頭酥來慶祝中秋佳節，我先是看着婆婆把材料混合，然後就使出勁力把它們糅合，繼而是把它們糅成酥皮，最後就是用擀子把它們一個一個的印出來。原本我是想負責首個和最後的步驟，可是婆婆認為混合材料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假如混合次序出現「差池」，製成品就

會失敗告終。因此，婆婆只讓我負責最後的步驟，當然，我沒有讓婆婆失望，總共完成了約七十個的芋頭酥。爸媽回來的時候，我連忙把我的製成品讓爸媽欣賞，原本呆呆的臉蛋也馬上被笑臉蓋上，心想：親手製的美食果然是最能帶出家的溫暖！

無知的小孩始終會隨着時間而長大，漸漸地，我越來越懂事，我知道一家人進行家庭活動是能促進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因此，在暑假期間，我們一家人便邀請婆婆到台灣南部旅行。有一次，我在一個小鎮看到一座七彩繽紛的摩天輪，於是，我便拉着喜歡摩天輪的婆婆去坐一圈。坐在摩天輪上，我和婆婆都是聊聊天，看看風景。摩天輪對婆婆而言是有着重大的意義，聽說公公與婆婆的第一次約會就是在摩天輪上，當時，年青有為的公公還鼓起勇氣向婆婆求婚，婆婆當然點頭答應，從此，兩老便過着幸福甜蜜的生活。可惜，公公在五年前已經不在人世，所以婆婆每次乘坐摩天輪上可說是觸景生情，此刻，婆婆的心情也百感交集……大約過了二十秒後，摩天輪剛剛轉完一圈，這，是表示婆婆要停止對公公的思念嗎？

光陰似箭，四日三夜的旅程也告終結束，乘坐飛機回香港的時候，婆婆還特意與我一起坐。於是，我倆便聊起以前小時候的生活，從婆婆的話裡，我選領會到一些大道理：無論富或貧，一家人的相處之道就是要互相體讓。身為家裡的一分子，是有責任關心其家庭狀況，並且要維持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只要妥善完成以上所說，相信不久，任何一個也能感受到家的溫暖！

詩意偶拾

文：左秀英

(一) 桂花 整個秋天都屬於你

你一開，秋天就來了
要麼，你是秋天的信使吧
傳播，秋天的味道是桂花香

(二) 行走的樹

拖着風霜 揮手告別枝頭的眺望
回到腳下的土壤 深深扎根土地
你的體溫 你的根鬚 在嚴酷的冬天
已伸到更寬廣的胸膛 支撐樹枝
收攏翅膀 伸向天際的遠方
回到腳下的土壤 昂首挺身
目送一片片樹葉

短載

文：伍淑賢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 (十八)

生日聚會，在尖沙咀一家叫金馬輪的清吧，說是酒廊，其實是個民營餐館，兼賣酒。散的時候，我們已經喝了好些甜酒。「二叔」帶路，我們在橫街穿來穿去，終於轉到漆咸道。大道上，幾步一株老榕樹，「玄妙大師」見到樹，就上前抱抱。我們笑她人又抱，樹又抱，真玄。

「才不。陳厚有部電影，就在這兒拍的。他跟朋友在馬路邊一路走一路談，每到一棵樹，就繞它一個圈，到下一棵樹，又繞它一個圈，很快樂的樣子。」

「都甚麼年代了，還記着陳厚！」我們罵，幾乎沒把她推出馬路。

先前吃飯的時候，才發現「二叔」原來有好多東西已經不吃，戒了可樂戒了茶，酒更不碰。以前排戲後吃飯，她最喜歡挑全粒蒜頭，生葱，一把放口裡嚼。現在她說，因為宗教，不再吃令人激動的東西。原來她在外面的聯校劇社，認識了幾個教徒，是那耶穌基督末世聖徒，入了教會。

「就是摩門教？」我們有點驚訝。

「一般人是這麼叫，但我們還是喜歡用末世聖徒這名字。」然後她簡單地解釋了教會的組織，教義跟基督教的分別。我們都聽到了，卻並不明白。不過「二叔」確是開朗了，笑多了，眼裡那種我早看穿你的狐疑神色，收得更深。

我趕上走在前面的「二叔」，問她會考後是不是真要到美國去。

「是的，最理想是到鹽湖城，有教會弟兄在幫忙辦手續。打算在那邊讀兩年高中，再升大學。」
「真想不到，以前沒聽過你信教。」我說。她今天穿了厚底黑皮靴，一步步壓在乾葉上，吱吱咯咯聲混雜一起。她明顯長高了，頭髮長了許多，今天挽起來，梳了馬尾。我這幾年也長高了，為了趕時尚，頭髮剪得短。我們平頭走着。

她告訴我，她姐姐珍貝中四的時候，不知怎的迷上了經濟，學校沒得選修，就找一些以前讀過經濟的老師，買了幾本教科書，請老師指點入門基礎，就自己讀起來，還用自修生名義報了會考。有天晚上，珍貝看過書，很興奮，抓住「二叔」發表了一套理論。

「姐姐的發現是，天堂和地獄，既然在世的人不能肯定知道有沒有，所以是信好不信好呢？有專家說，如果信了，死後發現沒有，那就算了，唯一的損失，是白白做了一世好人。不過如果真有天堂地獄，那就一鋪贏回來。相反，如果不信，到時真有，就大件事，後果非常嚴重，是個致命的永恆錯誤，輸不起。」
「你們就這樣一齊信了？賭大小？」我問。怪

不得剛才有人說珍貝今天不能來，因為要上慕道班。

「是各自信了。姐姐跟經濟老師熟，發現老師是天主教徒，珍貝試着跟她去教會，馬上很喜歡，決定上慕道班。我呢，中三時在外面的劇社，就認識了末世聖徒的朋友，天堂地獄這些問題，一早解決了！」

我踢開地上爛掉的枯枝，風颳起一陣乾葉滾滾。

「你在想我不是入了邪教？」「二叔」問。我心想，沒錯。

「其實事情並不是你們想的那樣。末世聖徒是個正派的組織，外面說的都是傳言，是敵人中傷我們的。你看，我不是開心了好多？這兩年，我每天都覺得很平安。」

「為甚麼要去鹽湖城呢？猶他州在哪裡？」我忽的哽咽起來。「那麼遠，要見面多難。」

「二叔」說，原來劇社有個師兄已經去了，她答應了他，一起到那邊去大學，將來有點進教會做事。

這時我們走進了一個公園，有幾台鞦韆，對面有家小郵局。我甫坐下就哭起來，他們圍住我，給我手帕。「玄妙大師」問我不是喝醉了。

我說是聽到大家快要散了，覺得難受。有人出來打圓場，說只有一兩個要走，多數人還是留在香港的。以後有人生日，過時過節，一個電話就出來了。在外面的，可以寫信，一個藍郵筒只五毛錢，空郵幾天就到。我很快哭完，然後大家沒再多話，每人佔個鞦韆，一直盪到天黑。

我心裡明白，哭，不要為了「二叔」要走，而是見各人已有打算，我焦急自己還未有着落。

復活節左右，Klaus來了個信，說自己轉了公司，所以最近才轉轉到我們的聖誕卡。他已馬上回信，問我和老闊近況可好。

他也P.S.了一句，說很希望和我去一趟廣州。

我當天晚上就回了信，教他怎樣跟老闊說，讓公司去廣交會。果然，老闊很快就說有興趣參加交易會，我當然要同行。有Klaus在，老闊特別高興。大勢所趨，大勢所趨，我學着報紙上的腔調。老闊開始動心，跟人講三來一補。

徵稿啟事

「文藝天地」的投稿郵箱改為：bookwvp@gmail.com。來函請註明「文藝天地投稿」，多謝垂注。